

伊克昭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伊克昭盟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月

我的军旅生涯

赵成壁忆述 秦树英、乔军、张国华整理 (131)

中医主任医师李生华的足迹……………杨 晒 (140)

奇玉山的一生……………何知文 (151)

杨森扎布其人……………仁钦道尔吉整理 (172)

伊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书

……………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调查室 (184)

第一章 地理概况…………… (184)

第一节 位置及其面积…………… (184)

第二节 山川形势…………… (184)

第三节 气候及雨量…………… (187)

第二章 政治现状…………… (188)

第一节 旗政及其组织…………… (188)

第二节 人口估计…………… (193)

第三节 财政状况…………… (195)

第四节 军事设施…………… (198)

第五节 司法情形…………… (201)

第三章 实业与交通…………… (202)

第一节 垦牧现状…………… (202)

第二节 林矿工商…………… (206)

第三节 交通干线…………… (208)

第四节 邮电事业…………… (210)

第四章 社会生活…………… (211)

第一节 职业与会社…………… (211)

第二节 婚丧礼俗…………… (212)

第三节 卫生习惯…………… (215)

第四节 宗教与教育…………… (216)

第五章 对外之关系…………… (224)

第一节 天主教之现状…………… (224)

第二节 日本间谍之活动…………… (225)

目 录

鄂尔多斯植被建设的实践与反思

.....暴彦巴图 (3)

伊盟的民族上层统战工作.....赵会山 (27)

用真诚开拓出的路

——民主革命时期我搞统战工作的踪迹

.....田万生忆述 王永整理 (37)

为党的统战工作奋斗终身的白汉臣同志

.....杨耀清 (57)

一九三九年迁移成陵述略.....陈育宁 (72)

抗日战争时期成陵西迁见闻.....武智勇 (83)

认识沙漠 治理沙漠.....白宝山 (87)

图布升吉尔格勒传略

.....奇宝玺供资料 武智勇整理 (94)

奇宝玺自述.....王文光整理 (106)

关于包正兴的名字.....曹德巴撰写 牡丹译 (121)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512团

黄振祥忆述 秦树英、张国华整理 (123)

我的军旅生涯

赵成壁忆述 秦树英、乔军、张国华整理 (131)

中医主任医师李生华的足迹……………杨 晒 (140)

奇玉山的一生……………何知文 (151)

杨森扎布其人……………仁钦道尔吉整理 (172)

伊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书

……………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调查室 (184)

第一章 地理概况…………… (184)

第一节 位置及其面积…………… (184)

第二节 山川形势…………… (184)

第三节 气候及雨量…………… (187)

第二章 政治现状…………… (188)

第一节 旗政及其组织…………… (188)

第二节 人口估计…………… (193)

第三节 财政状况…………… (195)

第四节 军事设施…………… (198)

第五节 司法情形…………… (201)

第三章 实业与交通…………… (202)

第一节 垦牧现状…………… (202)

第二节 林矿工商…………… (206)

第三节 交通干线…………… (208)

第四节 邮电事业…………… (210)

第四章 社会生活…………… (211)

第一节 职业与会社…………… (211)

第二节 婚丧礼俗…………… (212)

第三节 卫生习惯…………… (215)

第四节 宗教与教育…………… (216)

第五章 对外之关系…………… (224)

第一节 天主教之现状…………… (224)

第二节 日本间谍之活动…………… (225)

鄂尔多斯植被建设 的实践与反思

暴彦巴图

在八十年代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我站在库布其沙漠的一条宽阔的锁边林带内，新鲜的空气沁人心脾，茂密的草木生机盎然。我面向滔滔的黄河，眺望着滚滚的流水，思绪随着波涛，伸向远方，飞向那逝去的年代……

一、肆虐的沙龙

一九五六年六月，党组织调我到伊克昭盟工作。记得初到鄂尔多斯时，在黄河岸边，却见不到“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景象。首先闯入眼帘的，是起伏于天际的单调的黄色波涛。向对岸望去，迷蒙处，象有无数黄白相间的巨龙在空中飞舞。过了黄河，进入罕台川以后才逐渐清晰，原来从远处飞来的是茫茫黄沙覆盖的一条山脉，绵延起伏，咄咄逼人。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闻

名全国的银肯沙的情景。

沙漠，起初给我的印象实在太荒凉了，尤其当我进一步了解了库布其沙漠的历史和全貌之后，在我心灵深处不觉地又增加了缕缕愁绪。总觉得把这样浩瀚的沙漠改造成林海绿洲，实在是太艰巨、太不容易了；然而，这正是我来这里工作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它就象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我的双肩，占据了我的心灵。特别是连续不断的干旱、风沙，折磨着广大农牧民，使他们终年不得温饱，我心上就好象压了一块石头，总觉得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要在这贫穷和苦难浸透的沙漠里和人民患难与共，作一番事业，首先，就得了解鄂尔多斯。我逐渐地对这里的一切有了些认识，原来伊克昭盟南与黄土高原相连，东、西、北三面为黄河环绕，大部地区在海拔一千公尺以上，高出黄河水面几十米。如果你翻开地图，赫然映入眼帘的便是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沙漠，沙漠面积达一千五百七十五万亩。常年降雨量只有二百毫米左右，年蒸发量却达二千七百多毫米。地表水很少，地下水埋藏却很深。寒冷、干燥而多风沙的气候，不适于农业发展。但在历史上这里由于高原地势平缓，沙层为植被覆盖，水草丰富，树木葱翠，因此，是一个天然大牧场，曾为人们提供过丰富的畜产品。但是，从清朝末年以来，这里多次进行过大规模的拓垦和屯兵垦荒，使自然植被遭到了严重破坏。解放前夕，沙化已成为伊盟的普遍现象。沙凭风起，风伴沙虐，全盟大部分地区每年平均八级大风日数都在四十天以上。我忆起少年时期读《西游记》的印象：

“师徒三人来到流沙河畔，突然刮起一阵妖风，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伸手不见五指，师徒相互失散。”如果你亲自体验到鄂尔多斯的大风沙的话，就会觉得这段文字并不算夸张了。沙漠每年都要侵吞几十万亩农田、草场。“沙丘套沙丘，黄沙流又流，圪堵盐碱滩，土层薄又瘦”，这是当地老百姓对伊盟大自然的描述。

伊盟的农牧业，在风沙危害下困难地挣扎着。解放初期，全盟人口三十九万五千多，粮田面积为六百六十七万亩，仅产粮二亿六千万斤，平均亩产还不到四十斤，大部分沙梁地平均亩产仅二、三十斤。牲畜头数为一百七十七万四千头，每百亩草场的载畜量仅七点二只（折成羊计算）。这些数字充分说明了，由于风大、沙多、地薄，农牧业生产十分落后，群众的生活也是很艰难的。

我从小生长在一个贫困的山区，童年时期，一年到头总是围绕着山头生活。尽管贫困，山对我来说，总是美好的，不管山是有林的，还是光秃秃的，我都喜欢。尤其是幽静的山林的庙宇，参天的大树和飒飒作响的松林以及叮咚的瀑布或清泉，常常把我带到神话中的仙境。这些家乡的自然面貌在我那幼小的心灵上刻铭得那么深刻，总想有一天能使所有荒山秃岭都长满郁郁苍苍的林木，让人们生活在仙境一般的环境里，所以对山区生活，我一直充满向往。后来到了平原地区，很不习惯，进进出出总觉得眼前一片空旷，往往连方向也不易辨清，把南北误作东西。那时，我多么希望能够再回到山区，以享遨游林海之乐！可是，事与愿违，竟调到了极为陌生的沙漠地区——鄂尔多斯高原。

既然组织上把我派到这里工作，我就要为党励精图治，奋发向上，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希望，竭力把工作做好。当时我正是而立之年，充满了做好工作的信心和愿望，决心以普遍一兵的身份和勤劳的伊盟人民一起，建设草原，治理沙漠，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为此，我在头一次参加伊盟盟常委会时就曾说过：有人说伊盟风大沙多，我认为生活在内蒙古，总免不了与沙漠打交道，这就要看我们的决心和态度，是让沙漠吃掉我们呢？还是我们下大力气战胜沙漠呢？伊盟较其它盟市的自然条件是有差异，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根据伊盟的客观条件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工作方针来……。

二、治理沙漠“七字诀”

位于毛乌素和库布其两大沙漠中心地带的伊克昭盟，解放后，牧区实行了新的苏鲁克制度，在很短的时间内，粮食产量和牲畜头数都成倍增长。粮食产量由一九四九年的二亿五千万斤，到一九五六年上升到四亿三千万斤，牲畜头数由一百七十七万头（只）上升到四百一十七万头（只），人民的生活有了初步改善。但是，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危机，这就是耕地面积扩大了，草场破坏了，草的质量降低了。对此，人们开始还没有认识到它的严重后果，还在不断地开荒，不断地增加牲畜头数。到了六十年代，沙化面积几乎比解放初期扩大了一倍。人民受到沙化之苦后，有些同志有所醒悟，开始种树种草，治理沙漠。伊金霍洛旗的毛乌素盖大队，以前是块草木丛生的优良牧场，由于乱垦滥伐，解放前夕已经有近百分之八十的土地沙化，流沙漫地，到了农不能农，牧不能牧的境地。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封沙育草、营造林带。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至一九六三年，与一九四九年相比，草场扩大了十二倍，牲畜增加了六倍。流沙被控制住了，耕地因受到沙柳林带和风界子的保护，单产和总产都增长了一倍多。该队从缺粮队变为余粮队。全大队那几年盖了新房三百六十余间，其中三分之一木材是社员自产的。至于农牧业生产上的用材已做到自给有余，做燃料用的柴草也可基本解决。

达拉特旗园子塔拉社办林场，是以贫农徐治民为首的治沙队，花了十几年心血和力气建起的万亩林场。园子塔拉村是达旗有名的十里明沙为害的地方，风沙肆虐的那些年，全村人几乎都走光了。1958年徐治民离开自然条件较好的生产队，来到这里，投身在治沙造林的战斗中。当时不要说买树苗的钱，就是人们的口粮也是东借西挪的过日子。老徐由于长期居住在沙漠附近，

凭他的直观，总认为这沙漠上是可以栽活树木的。这种顽强的信念驱使他风餐露宿、夜以继日地为栽活树木而战斗。一次又一次地栽上，一次又一次地被风刮走或旱死，但他并不灰心，继续一次又一次地栽上；实践再实践，逐渐积累起一套沙漠里植树造林的经验。经过五、六年的搏斗，终于在漫长的库布其沙漠上出现了近万亩的一片绿洲。于是园子塔拉的老村民们看到林间的空地种上了小麦，而且每亩得到成石的收成，还可养活上百只的羊羔繁衍增殖。老徐治沙的成功，给逃荒的人们展示了希望，他们陆续返回故乡，为建设美好的家园而战斗。这里的经验更进一步证明，伊盟的明沙是可以种草造林的，有了林草的保护，就为建设稳产高产田打下了基础。

园子塔拉自从营造了万亩林之后，便压缩了在一九五七年平均亩产仅有二十五斤的二千亩耕地，集中建设二百九十亩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农田，一九六四年这些基本田平均亩产已提高到二百七十斤。林业的发展，再加上封育长成的天然牧草，使牧业也迅速地发展起来。

伊盟第一个人工种植草木樨等优质牧草的准格尔旗柳树湾大队，是准格尔山区的一个穷困队。它的山被沙压了，它的川被水淹了，几乎年年靠挖草根养几头耕牛，人要靠吃几个月草籽过日子。经过几年的种树种草，到一九六二年，反过来以多余的饲草支援兄弟社队。牧业每年以纯增百分之十的速度稳定发展，同时，实行草田轮作，改造低产田。过去这个队每年缺粮不下六、七万斤；一九六三年起每年向国家交售余粮九万斤以上。过去这个队仅购买饲草一项就用去全年生产开支的六分之一。社员们说：“这是穷根扎在草根上。”如今大力发展人工种草，农牧业一片欣欣向荣，社员们又说：“这是富根扎在草根上了！”实践说明了一个事实，伊盟风大沙多、草少畜不旺，地薄不打粮的局面是可以改变的。伊盟有柠条、沙柳、草木樨等优良灌木和牧

草，可以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它们做开路先锋，去防风固沙，改造贫瘠的土地和草场。

经过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四年三年的反复比较，认真总结经验，在大量活生生的事例面前，教育了当时伊盟盟委的领导班子，并于一九六四年夏秋之间，召开了多次现场会议。各级领导到由于种草改变穷困面貌的生产队和种树成功的林场、生产大队，边参观边访问边研究分析问题。每到一处都请基层干部和劳模讲种草、种树、治理沙漠的经验体会。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基础上，盟委归纳出“种树种草基本田”的七字诀。“七字诀”的成功总结，对伊盟的领导带领各族人民，改造沙漠，发展农牧业生产来说，是解决了一个重大的认识问题和领导决策问题。“民以食为天”的哲学驱使着我国农民几千年为糊口而奋斗。因此，这“手里有粮，心里不慌”的指导思想渗透在广大人民的心头。鄂尔多斯虽然是沙漠地带，但在很长时期，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也未弄清楚，如何顺应自然规律、改造自然发展农牧业生产的路子。解放后的一个时期，人们依然是靠开荒种地求得当年的微薄收成。开一片，种三年，沙化后扔掉，又开一片，种二年又沙化再扔掉，这样不断地开荒，不断地沙化，而且所开的荒地大部是象样的牧场。这样优质牧场逐渐缩小，沙化、退化逐年严重，不仅粮食没有增产，连草也日益稀少了，到后来许多农村靠吃一些草籽过日子。尤其是沙地缺少屏障，夏秋耕作积累起来的一些肥土，经过一个冬春全被大风刮走，无法使物化了的劳动积累起来。这就是提出“种树、种草、基本田”的根据。只有种树才能保持水土的结构，建立“天然水库”，减低风速，通过林网保住土壤中的物化劳动。草多了不仅可以养畜增加肥料，还可改造和净化环境。在种树种草的基础上，在宽阔的原野中挑选土质好，水源丰富，无霜期长的地方建立基本田，实行少种多收的方针，提高单位面积

产量，就不愁农牧民的粮食不能自给。

三、人脑中积淀的砂砾

“种树、种草、基本田”这个治理沙漠发展农牧业生产的“七字诀”，在一九六四年秋伊盟盟委就明确制定了。但是，要把这个指导方针贯彻下去，不仅要和大自然作斗争，而且还得和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作更艰巨的斗争。广大农牧民“广种薄收、靠天养畜”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我国农民长期以来总是见草地就要开荒，“草场荒地论”在许多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牧民历来是逐水草而居，他们当中又有很多人把靠天养畜当作祖宗的圣训，绝不容轻易改变；加之广大干部和群众缺乏文化科学知识，不能把种树种草和严禁“三乱”（乱垦、乱伐、乱牧）从生态平衡的理论上加以认识；更不能从生物圈的角度看到每一个链条的各种生物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因此，在许多人还没有真正认识到种草种树的科学性、必要性和迫切性的情况下，虽然用行政的办法推行了三年左右，也取得了一些种草种树的成绩和经验，但毕竟缺乏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建国十五年过去了，合作化、公社化也十多年过去了，伊盟的自然面貌却越来越坏了。风越来越大；沙越来越多；草场越来越少；环境越来越坏；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穷，越来越苦。这里首要的问题是沙化。一九六五年六月伊盟的干部对于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有的说，伊盟在发展上遇到的困难是畜多草少；也有的说，不是畜多草少，而是沙多草少、树少；另一些人则认为是“有场无草，场多草少”。归结起来，不外乎是草场好的地方，牲畜过载了；沙漠大的地方草木少了，牲畜少了。总之，草场的潜力挖尽了，沙化已成为前进中的严重障碍。那么出路何在呢？沙漠能不能改造呢？沙漠能不能变草场和农田呢？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没

有解决的认识问题。“沙漠是一条龙，有它就受穷”；“沙流万顷，草木绝种”。一句话，沙漠是个坏东西，沙漠与贫困、饥饿和灾难相联系的，因此，人们怕它、躲它、讨厌它。另外，一些人则根据许多治沙造林的先进典型所创造的经验，得出不同的结论。认为：沙漠固然可恶，但还要看到它是可变的，这是重要的一点。首先，在思想观念上，要敢于向沙漠进军，向沙漠要粮、要草、要林木；其次，只要人们掌握了治理沙漠的现代科学知识，总结当地农牧民植树种草、改造沙漠的成功经验，而又不断进行实践，那么，沙漠是可以认识的，沙漠是可以改造的。总之，在沙漠面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草原、农田被沙漠埋掉；要么顶住沙漠的侵蚀，用绿化战胜沙化，把沙漠变成农田和绿洲。这样的斗争，在伊盟的许多农村牧区每天都在进行着。历史的教训是严峻的，一九六〇年春，在“反右倾”的政治压力和农村大量出现缺粮户的形势下，伊盟盟委决定开垦草场，扩大耕地，于是开了鄂托克旗的阿山，又开了大二坑。把这些伊盟仅有的美丽富饶的大草原，也开荒种了地。一九六一年雨水好，在这里种地的农民用本地话说，“吃了一嘴”。第二年就全面沙化了，这就叫“农业吃了牧业，沙子吃了农业”。这些结果本来是早就料到的，因为这样的事例在鄂尔多斯已不是一次，而是上百次反复出现的。

在“大跃进”这股狂风冲荡之后，伊盟的自然条件更坏了，沙漠不断地增加。原来的草场遭到破坏，新开的耕地又遭沙化。直到一九六五年粮食总产量也没有达到过一九五六年的水平。当时，虽然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风还刮得很起劲，但也不能不正视现实。于是我走农村、访牧区、交朋友、找知心，有时还与农牧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情况促膝谈心，交换意见。在沙区那茅庵房屋里，赤肚子的娃娃，衣不遮体的姑娘，几乎年年要吃很长一段沙米（灯香籽）度日。这是一种非常令人心酸的情景！总之，风沙造成的危害，使生态平衡在原来已经破坏的情况下，继续恶化。一些自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的地区，几乎成了不毛之地，居住在那

里的人们处于贫穷落后之中。当地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些顺口谣：“茅庵房房土窑窑，窗上插着一把灰蒿蒿”，“穷山恶水烂石头，十年种地九不收；要想吃顿好年饭，东村借来西村求”。也有的群众说，我们这个地方历来的生活是“沙蓬窝窝沙葱菜，活了一代又一代”。看来，“农业吃牧业，沙子吃农业”的错误做法再不能一代一代地延继下去了。

幼年时期，听老人们讲述“鬼打磨”的故事：一个老汉从王村到李村，半夜想起来赶个早集。他走呀，走呀，总是走不到。从半夜一直走到天亮，这时才发现自己一直围着王村转圈子，走了一夜也没走出村子。我们一些做法就象“鬼打磨”。昔日的错误教训还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伊盟大规模地开垦共有三次。第一次是一九五七年，第二次是一九六〇年，第三次是一九七三年，三次大开荒，开垦草原六百多万亩，造成了一千八百万亩的牧场沙化、退化和碱化。这样几次折腾，致使不少农牧民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也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这一严重的情况难道还不使人们惊醒吗？积淀在人脑中的旧观念还不应当更新吗？

四、鄂尔多斯空想社会主义

“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我少年时代读的《桃花源记》至今还能背诵。是啊，老年人好回忆往事，青年人爱幻想未来。那时，我就希望自己的家乡将来也会变成这样的桃花源仙境。后来，又了解到法国的圣西门和傅立叶以及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看来，一些中外学者和仁人志士，都憧憬过一种理想的社会，探索过人类的美好未来。

参加革命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立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献毕生精力。但是，在自己实践过程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意无意地走了一些弯路，甚至，在鄂尔多斯高原上搞了一场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这场试验，工农商学兵全体出动，东西南北中八方响应，金木水火土五行具备，苦辣酸甜咸五味盈胸。其中的眼泪和笑容，愤怒和沉吟，成功和失败等等，都令人沉思低回不已……。

一九五六年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实现农业合作化。一九五七年牧区第一个生产合作社在鄂托克草原上诞生。不论农区还是牧区，由于物质基础太差，文化程度过低，初级合作化迈出的步子是艰难的。缺农具、少籽种、没口粮。要想在大部分是文盲的贫下中农中选一个合作社合格的会计是很困难的，所以不得不从地主富农中找文书协助不识字的文盲“会计”。就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九五八年又迎来了人民公社化。那时候党的干部包括我这样的领导干部在内，天真的空想是——生产关系的改变会很快改变落后的生产力。历史和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一个黄粱梦。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把农业的成就给吹上了天，于是“吃饭不要钱”、“坐车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魔术都立即出现在眼前。接着又来了大炼钢铁、大挖煤炭以及各种各样的大办，连牧民也都上了阵。到了冬天一算帐，农村缺粮户真不少啊！怎么搞的？这年不是农业大丰收吗？这时，头脑还没有清醒过来，又要搞整风整社，反右倾。一九五九年我和一些领导同志商量提出了五集中（劳力、籽种、肥料、水利、高产作物）大搞百万亩基本田的口号。如意算盘是每亩单产粮食四百斤，全盟就是四亿斤，只这一项就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因为有了“三面红旗”的“东风”嘛！

可是到一九六〇年，从农村到城市一下子出现了大批缺粮户，在偏僻的山区还出现过饿死人的事。机关干部中也有人患了浮肿

病。人民的购买力怎么样呢？连国家仅仅发给的六尺布票都买不起。许多人美其名曰将布票献给国家，其实放在自家也只能压箱底。严酷的现实证明空想总是要破灭的。这一年冬天，党中央调整了生产队的体制，把大公社一级所有改为生产队为基础，大集体变成了小集体。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还是没有调动起来，许多地方口粮都不能自给，一遇天灾人祸就更加困难了。这时，一些领导干部设想借助集体的力量冲出困境，于是搞大兴水利、大搞梯田、大上肥料、大搞深翻、大搞基本田等。不少地方的大队、生产队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有的还购置了大型农业机械。结果，许多附加的“主观能动性”和各种形式的大轰大嗡都未见成效，人们不免埋怨起老天不作美，星斗不睁眼了。

伊盟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以来，出现了许多不可理解的问题。如：准格尔旗是沟壑纵横的山区，人民生活很苦，地理条件也不允许经常开会和集体行动。可公社化以后，该旗生产大队的规模却是全盟最大的。一对邻里可以隔着一条深沟说话，可是要坐在一起就需个把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走完这么一点路程。耕地又是东坡上一块，西山上一条的。但既然公社化集体化了，就必须集体劳动。一个生产队（组）为了集体劳动所花去的集合时间，甚至比真正在田间劳动时间还长。实际这里是极其分散的小农经济，用的都是战国时代发明的铁器耕作，而且，那些千沟万壑，畜力木轮车行走都很困难，怎么能用大型拖拉机呢？“欲速则不达”，路子不对头，反倒慢了。刚土改完毕就搞了合作化，一夜过渡到共产主义，幻想一步登天。当时有句时髦的话，说什么“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可是那个桥梁却是用人的主观意念派生的大话、空话构筑而成的，所以走上这座桥梁的农民，又都掉下来，摔在地上，因为那不过是空中楼阁。看来农民们理想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点灯不用油，种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日子，一时还难以实现。至

于“十五年赶英，二十年超美”，则更是不着边际的“天方夜谭”了。

这里，再叙述一下缺草的严重教训。一九六五年人们从春盼到夏，从夏盼到秋，滴雨未落，凶恶的旱魔把人们旱慌了。成百万头牲畜要渡过一个冬季，又一个春天，怎么办呢？从干部到群众，从盟到生产队的人们，即使怎样绞尽脑汁，也无法改变这不长草的局面。于是“百里不运草，千里不运粮”的老规矩打破了。政府拨下了救灾款，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遥远的地方运来了草。牧民们高兴地奔走相告，这草真象是神话传说中救命的灵芝草啊！在那种年月里，说也奇怪，那些放野了的牛羊马，一见汽车就自动跟来，等待着卸下饲料，盼望饱餐一顿。就这样，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四个月也过去了，毕竟是远水难解近渴。运来的草吃光了，抗灾费用完了，无奈只好向陕北、向宁夏倒场。场是倒出去了，可是到头来，大部分人赶着成群牛羊走出，背着几张畜皮而归；许多社队仅仅保住了上一年存栏的十分之一、二。这种情景实在令人痛心！

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一些农牧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在几次失败后，开始改变某些固定的观察事物的方法，从“改造社会”转向改造自然，大胆地进行了科学试验。有的向沙漠进军，植树造林，有的围建网栏种草养畜。在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总有一些获得成功的典型。这些小小绿洲，装点着浩瀚的沙海，虽然星星点点，显得稀疏、渺小，但那里草木葱郁，蓬蓬勃勃，生机盎然，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五、“牛棚”中的“闪回”镜头

在饱尝了“阶级斗争”之苦和取得治沙经验之后，伊盟人民

为了摆脱贫穷的命运，开始想问题，找出路了。又经过干部们的辩论和典型的启发，认为走种树种草基本田这条路是刻不容缓的了。可是，这一年夏秋季节风云突变。狂风暴雨的袭击，把原来还没走上轨道的车子给弄倾覆了。人们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所探索和追求的理想和实践的硕果毁于一旦。干部们的自由没有了，正常的工作秩序打乱了，生产陷于停顿，组织处于瘫痪。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奋斗，变成了互相仇视和武斗；整个社会的行为由建设变成了破坏；人性和道德被戕害和亵渎。日月星辰被乌云遮蔽，人们的眼睛被黄沙迷住。啊，人们辛辛苦苦种下的杨柳和小草哪里去了？莫不是被那狂风所蹂躏？听，那些幼嫩的小草都在喊声震天的高音喇叭下战栗，那些柔弱的柳枝在厮杀的喧嚣中叹息。

“文化大革命”就象把“铁扫帚”，把广大群众和干部的建设成果，把沙漠变绿洲的伟大实践，这一切的一切，全部扫除“干净”了！

——一个“黑帮”的反躬自省

牛棚里度过的岁月，虽然使人苦闷，却给了一个空闲时间去总结自己。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整整十年，可以说是日日夜夜艰苦奋斗的十年。延安本来是人们向往的革命圣地，但我也无暇去瞻仰。榆林只有几十公里的路程，我是几过其门而未入。在这块土地上我未安插过一个亲友，可以说是一身清白，两袖清风了。按照党章的要求去检查，我没有愧对一名共产党员称号，怎么一下子却成了“走资派”、“阶级敌人”呢？于是我从做领导工作想起，想到土改、支前、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这些运动我都参加了，并且几乎全是积极分子。在三反五反中整过人，打过老虎，冤屈了许多同